

心理治疗师

——情人魔鬼

XIN LI ZHI LIAO SHI

弃城

一部揭露神秘心理治疗师的小说，

恶魔伪装成患者靠近，布下圈套，他步步为营，他在暗夜里，向你一点点逼近！

他外表平凡至极，却是邪性与罪恶的化身，

更致命的是，他有着匪夷所思的蛊惑力……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XIN LI ZHI LIAO SHI

心理治疗师

——情人魔鬼

弃城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理治疗师：情人魔鬼 / 弃城著. — 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6.1

ISBN 978-7-221-13119-5

I. ①心… II. ①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6475号

心理治疗师——情人魔鬼

XINLI ZHILIAOSHI——QINGREN MOGUI

作者 弃城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：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150千字 印张 12

ISBN 978-7-221-13119-5

定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。

01

银白色的细沙簌簌地滑下来，底部渐渐有了弱小的沙丘，像是时间囤积的忧伤，在它密封的玻璃世界中欲盖弥彰。两条纵向支架是古朴风格的缠绕工艺，藤蔓纠结，末端有两枝半开半闭的抽象花朵。表层镀过的漆体有些剥落，露出内藏的铜色和斑驳的模样。

这是一只沙漏。

它正停在古董店的一角，背后是一幅有湛蓝天空的油画，它就像一个略显沧桑的沉默老人，正面无表情地杀掉这一刻、等待下一秒。

我想，我应该带它回家。

时近黄昏，江南的岁尾总是潮湿而阴冷的，古董店里没有开暖风，各种老旧的物件儿即便不动，也散发着某种遥远而生硬的气场，使整个空间愈发显得清冷。我紧了紧竖起的风衣领，朝那只沙漏伸出手去。

“老板，我要这个。”

声音是重叠的，尾音仿佛撞上了金属一般，发出嗡的一声。我错愕地向左侧别过头去，看见了她。

同时说话的两个人显然都有些意外，短暂的目光相触后，彼此友善地笑了一下。

我微微低头，用食指扫了下眉角，说：“这么巧，你也喜欢？”

她模仿着我的样子也摸了摸眉尖，顽皮地说：“啊哦，麻烦了，我可是昨天就喜欢了的。”

这时候老店主走了过来，和蔼地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姑娘确实是昨天就来过的，钱没带够，所以约好了今天来拿。其实这沙漏不是什么古董，只不过有点年头罢了。小伙子，要不我给你看点别的好东西？”

我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也不太懂这些，就是看它顺眼而已。”

看着她拿着包装好的沙漏走出店门，我也跟了出去。户外的温度并没有室内那么冷，比较起来甚至还有点微暖的感觉。街旁就是使这个城市闻名的湖泊，在宁谧的黄昏里温顺地安然无澜。我跑到她身边，假装若无其事地跟她并排走。她朝我望了一眼，故意用一种谨慎的语气说：“喂，你不至于抢劫我吧？”

我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那倒不至于。我是想，十分钟内如果有船从湖心岛那边划出来的话，我就请你喝酒。”

她又模仿我，也嘿嘿笑了两声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哪还能有游船呀？你是想把我灌醉后盗窃我的沙漏吧？那好，如果我说完话的下一秒，这条街的路灯全都亮了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”

假如光是有声音的话，那定是“倏”的一声。因为就在她话音刚落的一瞬间，这条街的路灯倏地全部亮了。

橙色的光晕像一张有甜味儿的糖果纸，软软地包裹了我们。她和我像两只木鸡似的对望了半晌，都没说出什么来。

02

喝了半杯芝华士后，我知道了她的名字：苏弦。

许是人们洞悉的奥秘太单薄的缘故，这世界总是有让我们惊讶的不可能发生——就在我和苏弦刚从路灯的光线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，不知是哪对儿正恋得陶醉而热烈的情侣，驾了一条天鹅头的小游船，远远地从湖心岛的背后划了出来。

苏弦很不服气地把一枚腰果嚼得咔咔响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和市建部门有瓜葛？故意安排好了要骗我的沙漏？哪有这么巧呀？”

我像个拆弹专家似的一手按住沙漏，一手比画道：“是你说的路灯亮啊，也不是我提的。你可不带反悔的啊！大姑娘一言八鼎，三马难追哦。”

苏弦听完哧地笑了，说：“你什么文化呀，驷马也不是四匹马。喂，你做什么的？”

我掏了张名片，递给了她。

“心理治疗师？”苏弦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“怪不得呢，你这个骗子！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我善良心软的性格，不忍夺人所爱，所以你早就等着

我主动把沙漏送给你了？”

我哭笑不得：“哪有那么厉害的心理治疗师啊？！你看这么一会儿，我又是抢劫又是盗窃又是骗子的，在你这儿我就没是好人过。”

“那好，你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心理问题，证明一下你的职业。”说着，她把右手伸到了我的面前，貌似很专业地说，“男左女右，没错吧？”

我差点儿跳到沙发上疯狂挠墙，叫道：“拜托！心理治疗师不是算命先生好不好！”

苏弦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露出个小伎俩得逞的坏笑，说：“哎，别崩溃嘛，心理治疗师的心理还那么脆弱。那不看手相你怎么发现我的内在心理呢？”

我凝视着她的眼睛，看了几秒，说：“方法很多，形式也不同。在非疗程进行的情况下，我只能从直观表象上来看，你能够很好地和他人进行目光接触，这是健康的基层信号。只是有一点，是关于行为和性格对应性的……”

苏弦眼睛一瞪，说：“什么意思呀，你不会想说我精神分裂吧？”

我说：“那倒没那么严重。我觉得你的真实性格与表面行为上应该不太一致，有个什么成分在里面呢……呃，应该是，强迫。”

苏弦神情一顿，愣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切，什么奇怪术语呀。这是你的诊断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，是直觉。”

03

不用朝窗外看，就知道是下雨了。冰凉的温度像章鱼的触角，从房间与外界之间隔离的各个缝隙里滑挤进来，然后把你缠住、勒紧，让你冷不丁地打个哆嗦，发现它的存在。十一月的光景，还是细雨淅沥，让人无可奈何之余只剩下绝望。

师傅打电话过来，说下班后让我回家吃晚饭，师母做了我最爱吃的花雕鸭和鸚鵡螺。他的声音有点疲惫，却有种苍劲的力量，让我在这冷雨萧索的下午觉得很温暖。

师傅叫顾本业，五十多岁了，做了几十年的刑警。我从小就在他身边

长大，从读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他供的我。其实，我应该叫他一声爸的，但他从没要求过我，我也从来没有叫过。

四岁半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就都死了，是场意外的交通事故。但我没有成为孤儿，顾本业收养了我。他说那时他还是个管片民警，我正好属于他的辖区。原本我还有个叔叔，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去了西藏支边，后来在一场雪崩中遇难了。因为再没有别的抚养人，按理说我应该被送往社会福利院的，但他和师母看我让人心疼，就收养了我。

要我叫他师傅，是他的意思。那时候虽然小，但也稍微懂了点事儿，所以后来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曾问过他：“为什么要叫你师傅，就因为你每天教我搏击吗？”他笑了半天，才拍了拍我的脑袋说：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如果说是因为教，那就算我教你怎么活着吧。”

我不是很懂他的话，只知道他没有孩子，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完整世界。

雨还没有收，反倒急了一些，颇有点儿死皮赖脸就是下，爱谁谁的意思。我没有预约的咨客了，便跟老梁打了个招呼，准备提前开溜。

老梁是我们的老板，这家心理诊所就是他开的。除了我，还有个女心理师徐丹，男心理师温有胜，助理闻莱、华源，文员刘梦，以及几个客座心理师。

收拾完东西，我扫了他们一眼，发现不只是我冻得哆里哆嗦。老梁这天杀的，做心理师那么多年了，难道就不了解我们的心理？他再抠门儿不开暖风，指不定哪天我们就得起义了。

离晚饭的时间还有点早，我在雨中跑了几步就很本能地想到了一暖和的地儿，于是一溜烟跑到了邵远的工作室。

果不其然，一推门我就被迎面而来的热乎气儿裹住了。同样是做人，这差距就是这么大。老梁那除了治疗室和接待室以外的房间都冷得没躲没藏的，我看他改行卖冰棍儿准能致富奔小康。

邵远正在指导学生画水粉，冲我点了个头让我自便。我也没多搭理他，直扑空调底下，先解解冻再说。

邵远是我发小，从互相攀比昨晚谁尿床的片儿比较大的时代起，一直到双双考去北京读大学，我们就很少分开过。只是读大学的时候接触得少了些，他在美院学油画，我则在另一所学校读心理学。

毕业后邵远本可以出国继续深造，但却在外面天南海北地跑了好几年，然后回家乡开工作室，招了些在校的美术类大学生做兼职，低收高卖，搞流水线画坊。同时凭借他那中国美术最高学府毕业生的小光圈儿，在寒暑假时收点高考预备役学生做辅导。不用他说，我也看得出他的钱包挺鼓。

我正把双手上举，凑近空调风摆搓了两下的时候，邵远从背后拍了我一把，说：“哎，我说，你怎么跟一冰山上的来客似的？刚从林海雪原滑爬犁过来的吧？”

我又搓了两下手，说：“你可甭提了，就算弄一爱斯基摩人搁我们那儿都得冻哭喽。我看老梁是铁了心要把我们都培养成阿拉斯加战士，就差一人儿发一雪橇了。”

邵远作义愤填膺状说道：“告他！告他丫的迫害知识分子，这不是摧残心理师的伟大心灵吗？以后还怎么给人治疗啊，自己都拔凉拔凉的了。”

我一脸无奈地说：“谁说不是呢，冻得我都小便失禁了，昨晚儿都尿了炕了。我拿证据给他看他还侮辱我，说我那是心理自制能力缺失，和生理无关，你说他还是人吗？”

邵远一乐，说：“给他干吗呀？拿我这儿来呀。轮廓怎么样？抽象不？我给你拓下来弄一油画手法涂涂，没准儿你就一尿成名了呢！”

我踢了他一脚，骂道：“去你大爷的，你怎么不拓你自己的呀。”

和邵远贫了半天，我也暖得差不多了，就起身准备去师傅家。其实生在江南的我们俩说话都不是这个味儿，许是北京的几年生活影响的吧。他小时候也不是这种性格，相反还有点内向，但我想他的这个变化应该和语言不一样，不是北京造成的。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刚暖过来的身子又陡然一冷，某种潜伏在内心中的隐忧像藤一般爬了上来。

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见他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表情在和助手小雅谈笑，我便把已到嘴边上的那句“你注意身体别玩儿命”咽了回去。

04

师傅家住在主城区的边缘，有两间平房、一间仓房和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。师母身体不太好，病退在家有几年了，她现在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

种花上面。从我小时候起，师母就种了很多花草，整个小院几乎被她修成了个微型的植物园。

她的小柜子里有许多花种，用报纸包了，分门别类地收藏着。起初有街坊们会过来要几棵，她就连花盆带花土地送给人家，后来花衍生得太多了，她就拿去附近的花卉市场卖。她不图什么钱，只要求买花的人能够善待它们，还告诉人家若是养不好或者种得厌了，就给她送回来。

师母见我回来很高兴，把早就做好的饭菜又拿去厨房热。我跟在她身后想插手帮点什么忙，她总是把我推开，说：“你坐去坐去，不用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整天坐着，腰都快僵硬了，就让我帮您打个下手嘛，也当是给我个机会尽尽孝心呗。”

她转过身，两手捧住我的脸，说：“你呀，只要经常回来看我，就是最有孝心啦。”

因为常年弄花土的缘故，师母的手很粗糙，她的手指肚上都布满了裂纹，划过我的皮肤时，像粗粝枯瘪的树枝。

我的心中掠过一阵微痛，双手揽住她的腰，把头往下低了低，蹭着她斑白的额发，呢喃般地说了声：“妈……对不起。”

师母的身子一震，抚在我脸上的双手轻轻地抖了一下。

我向后仰了下身子，看见她眼里盈盈地有泪光，嘴唇也在轻轻地颤动。

我笑了笑，拍了拍她的后背，说：“看您，又激动啦，像失散多年才重逢似的，我不就是您儿子吗？”

她被我逗笑了，点了一下我的脑门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小点声儿，让死老头子听见又得跟我吼。”

师傅确实冲她吼过。

关于这件事，我一直不太明白。尽管他们就是我实际意义上的养父养母，但师傅始终不肯让我叫他们一声爸妈。记得小时候有次我叫师母妈妈，被师傅听见后跟她大吵了一架，非说是她教我叫的。师母那次哭得很伤心，但事后她还是告诉我，以后要背着师傅的时候，才可以那样叫她。

我正想哄师母开心，再叫她一声的时候，忽然右肩一痛，被一只大手猛地攫住了！

那只大手就像个老虎钳子，仿佛要生生把我的肩胛骨捏碎似的。我本

能地一侧身，左手一搭，用力地按住那只手，然后顺势一甩肩，右肘上挑下压，死死地抵住对方的胳膊。

但对方却丝毫没有慌张，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，还伸腿来绊住我的脚，然后企图向后推倒我。

“哎呀！你个死老头子，厨房这么小还闹什么闹！小心我的盘子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师母路见不平一声吼了。

师傅这才松了手，呵呵地笑了两声，说：“我检查一下这小子有没有偷懒嘛。”

我龇牙咧嘴地揉了揉肩膀，愤怒地说：“每次都来这招！我又不是罪犯，您至于下那么大力吗？我天天都有晨练啦！”

师傅抹了一把下颌的胡子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满意地说：“那就好，动起来对你有好处。行了，喝酒去。”

动起来，动起来。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最多的话。

小时候我总觉得师傅特想把我培养成一运动员，或者是做一警察接他的班。高考时师傅也确实希望我考警校的，但因为我的视力不达标，所以只好作罢。我问他那我干不了警察应该学什么，他问我的想法，我说生物或建筑，他摇头，我说经济或管理，他使劲儿摇，我说应用或社会心理学，他顿了顿，沉默了半晌后说那就心理吧，应用的。

我给师傅买了两瓶洋河梦之蓝，他说不要乱花钱买这么贵的酒，他喝个七块八的低度大曲就行了。我说没事儿，喝了好酒才有劲，有劲才能破案子嘛。

他拎起酒瓶左看右看了几下，说这话我爱听，那现在就来一盅。我见他心情挺好，就赶紧给他开盖倒了二两。每次我回来，师母都不拦师傅喝酒，所以这次他喝了个关公脸儿，红扑扑的。

吃完了饭，我和师傅一人搬了一个小板凳儿到院子里抽烟。时近浅夜，加上刚下过雨的缘故，院子里的光线很暗。围墙西角的葡萄藤静静地伏在那儿，像个沉默的忍者，无声地在厚密的云层下隐蔽自己。我盯着它看，努力地想分辨出每一条叶脉，不知不觉中指间的烟袅袅地燃烧着，灰烬僵成一条扭曲的柱子。

“黑咕隆咚的，你又看什么呢？动起来，来，比画几下！”师傅在背后踢了踢我的脚跟。

“哎呀，又比画呀。”我这才如梦初醒地站起身，转向他。

师傅没等我说完，就一拳打了过来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抵挡。

不记得这样的情景是第多少次反复重现了，我似乎从小就喜欢静止，而他一向都扮演了打破静止的角色。其实尽管如此，我到现在也没能改掉这个师傅最不喜欢行为。我总是会停止不动，目光没有落点地让自己静止下来。每到那时，我都仿佛变成了个泥塑，缄默、凝固、没有思想，甚至也忘了呼吸，仿佛在漂浮、眩晕、抽离自我。

还未等我从记忆中返过神来，师傅便闷闷地哼了一声，打了个趔趄。我赶紧扶住他，紧张地说：“踢到您腿了啊？”

他摆了摆手，按住左腿，在小板凳上坐了下来，一边捶打着一边神色冷峻地说了句：“风湿犯了。这老腿一疼，时间也差不多近了，那个王八蛋……”

我一愣，恍然道：“您觉得真会有第五宗发生吗？”

师傅半晌没开口，过了许久，才说：“希望没有。”

我知道，这是他胸口的一块巨石，每隔六年便会重压一次，是他二十四年来的心病。就像一道被诅咒过的符，今年又是封印开启的时间。

05

昨晚睡得不太安稳，多梦，且紊乱。清晨醒来时我试图将那些梦境的碎片归整一下，却没能成功，喝了口水放下杯子，就全忘了。有的心理流派相信梦的解析有重要意义，弗洛伊德半生都坚持以梦境为主的自我分析，每天半小时。我也想效仿弗老爷子，可很多时候连梦的片段都记不住。直到进了地铁，脑海中才拍X光片似的闪出几个镜头：淡红色的水，萌芽的种子，暗室，虫蜕的壳，微弱的光孔。

够抽象，可以描绘给邵远听，没准儿他又能拓一油画呢。我边自嘲边走进了诊所，一进门，就感觉有点不一样，空气中竟然透着股春暖花开的意味。我惊叹道：“天呐，铁树开花啦？老梁今儿怎么舍得开暖风了！”

温有胜说：“悲观主义逻辑是，他中彩票了，大奖，准备移民海外逍遥快活，咱们几个要失业了。乐观主义逻辑是，他中彩票了，五块钱，但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，说什么都要庆贺一下时来运转。”

闻莱说：“人道主义逻辑是，他中彩票了，花二十块中十块，失望之余良心发现了，不忍心让咱都变成冰淇淋，还得给他卖命呢不是？”

华源说：“神秘主义逻辑是，他刚中彩票，就被外星生物入侵大脑，不受本我支配。恰巧人家是来自于一个高温星球，于是把那点奖金都打进电费卡里去了。”

刘梦早就跃跃欲试了，一直没插上嘴，华源话音刚落，赶紧抢槽儿，好像早就把台词儿准备好了似的，连珠炮般背道：“现实主义逻辑是前天他确实买了三百块钱彩票但一分钱也没中，正好昨天有客客家属投诉说咱这一进门就像冷藏室似的，再这样人家就不来了，老梁怕没米过年这才害怕了，通知我立刻调成三十度。”

我们集体欢呼：“家属万岁！”

众人笑闹够了，都正色下来开始工作。华源把一份资料递给我，说：“专门找你的，预约十点。”

我抬腕一看手表，这不都九点五十九了么？来不及用目光杀戮他，我赶紧草草地看那资料表。我刚看到“初敏敏，女，二十岁”这几项时，预约的人就准时地来了。我抬头一看，进来的两个女孩子中，竟然有一个是苏弦。

我有点意外地站起来，说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苏弦的神色有点紧张，说：“我妹妹有点问题，我希望你能帮她。”

我招呼她们在接待室坐下，让华源带初敏敏先进心理室，然后给苏弦倒了杯水，说：“她是你亲戚？”

苏弦说：“嗯，亲妹妹。”

我说：“亲妹妹？那怎么你姓苏她姓初啊？”

苏弦皱了皱眉，说：“这个以后再跟你讲。她最近有暴饮暴食的情况，而且频繁呕吐。后来我家人发现她的呕吐是她自己抠的，每次她狂吃之后就去厕所抠嗓子，呕吐完了之后不久又会去暴吃。我们带她去医院看过了，医生说不是生理问题，建议进行心理治疗，所以我就想到了你。”

我又向苏弦了解了一些关于初敏敏的情况，征求了她的意见之后，决

定先对初敏敏进行单独询问。当我走进心理室的时候，初敏敏正坐在椅子上转圈儿，她用脚蹬踏地面，然后使椅子旋转。她的表情显得有些不耐烦。但一见我进来后，她好像迅速地调整了自己，竟然马上换了副积极和期待的样子。

我和初敏敏面对面坐了下来，我打量了她一番。她长得挺漂亮，妆化得很精致，显然是用心地修饰过。她穿得很前卫，衣饰的风格属于混搭类型。看得出来，她很会穿衣服。但如果是对服饰潮流不甚了解的人，乍一看会觉得她穿得有点怪。但不管怎样，她的装扮足以吸引任何懂和不懂的人们的目光。

她的目光接触很好，甚至在我与她视线相接的时候，她还能表现出迎合的态度。她身高一米七，体重五十公斤。按标准比例来说，她偏瘦，但实际看上去她的身材很完美，属于男人看了流口水、女人看了咬牙切齿的那种。从她的资料表上显示，初敏敏和她的家人都没有精神类疾病史，她本人也没有吸毒及药物滥用的记录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之间的对话竟然是她先开始的。

我刚说了一句“你好，我叫夏微晨”。初敏敏仿佛早就准备好地说道：“我对我的身材不满意，我太胖了，他们看我的时候就像在看一只小象，我受不了那种不怀好意的目光。我吃过很多减肥瘦身的药，也采用过节食和严格控制卡路里摄入量的方法，但效果都不理想。所以我想我只能通过呕吐来清理体内的垃圾了，我要瘦下来。”

我有些意外，调整了一下思路，然后说：“你体重最高的时候有多少公斤？”

初敏敏说：“前几年有过六十公斤吧，太恶心了。”

我说：“根据你的身高，那也只是略微超重，可以忽略的。我们放轻松点儿，做个小实验，你身后有面全身镜，你愿意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，然后把你看到的描述给我听吗？”

初敏敏没有犹豫，很配合地起身站到了镜子前，身体侧了两下，看着镜中的自己说：“我太胖了，你看，腰部都像个游泳圈了，还有大腿，好多肉肉。小腿也不够长，要是能再长一点就好了，我穿靴子很难看。”

根据对初敏敏的初步了解，我觉得她可能有进食障碍，是否有清除型神经性贪食症还不确定。所以，我决定采用非结构访谈的方式，然后配以

两个问卷表来对她进行评估。

初敏敏填答问卷的时候显得很新鲜，这和许多咨客的表现不太一样。大多数被要求填答问卷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些抵触，但初敏敏很积极，不时地发出笑声，甚至还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问题很好玩儿等等。

我让她填的两份问卷表结果显示，她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，她期待的理想体重是三十五公斤。我想象了一下，以她的身高，那种体重应该跟一骷髅差不多，至少也是一火柴人或者小萝卜头。她的瘦身驱力及贪食分量表的分数都很正常，加上她能够很坦然地去照镜子并评价自己，所以这些都不能表明她有神经性贪食症。

但是有几项值得注意的成绩，这些分数显示，她有重度抑郁，中度到重度的不安全感、无价值感、空虚感。

在和初敏敏的谈话过程中，我也获得了一些关于她的家庭背景信息。她的父母原本做很大的生意，所以即便近几年他们的产业严重亏损，她家仍然有很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水平。苏弦是她的亲姐姐，大她两岁，初敏敏随母姓。她现在无业，每天就是玩，她朋友不少，但很不稳定，多是快聚快散的那种，所以她抱怨自己没有朋友。

时间进行得差不多了，我还不能准确地判断初敏敏的问题，所以和她约了下次访谈的时间。初敏敏似乎很高兴，爽快地答应了，这和许多被治疗者又不太一样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：“你叫夏微晨，是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说是。

她说：“我喜欢你的名字。我也喜欢和你聊天，你知道吗，你的眼神很专注，一直认真地看我，我很喜欢这样！”我呵呵笑了笑，说这是每个心理师的职业要求。她听完若有所思地“呃”了一声。

走出心理室的时候，苏弦马上迎了上来，紧张地问我怎么样。我让华源带初敏敏先去做个结束签字，待她们走开后，我故意逗苏弦，说：“问题很多呀……要不，你再送我一沙漏呗？我给你交底。”

苏弦一跺脚，说：“哎呀你别闹了，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？我妹没事儿吧？”

我嘿嘿笑了几声，说：“火锅，肥牛。”

天府川味火锅的门口永远有人在排号。我没来吃过之前，一度以为这是个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，因为它门口的塑料凳子上总是坐满了人，大家都手握一张号码牌，满脸笃定的坚持模样，好像在这吃饭不用给钱似的。而隔壁的那家呱呱叫火锅则门可罗雀，有时候不光服务员，连他们的经理都亲自出马在门口拦截拉抢，客人就是不进。

我曾经十分愤青地鄙视过那些宁肯在寒风中排号等位的客人，以一副超凡脱俗的姿态穿过他们，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呱呱叫。当时他们经理看见我的举动都有点眼泪汪汪了，于是我被十几个服务员众星捧月般地簇拥进了店内，特有明星范儿。吃了一餐之后，我彻底将天府的食客们定义为犯贱一族，心想人家呱呱叫做得也不错嘛，现在的人，都疯了。

后来有次老梁乔迁请客，事先订了天府的位子，我满脸不屑地跟着吃了一顿。可是酒还没过半巡，我就沦陷了。打那天起，我就心甘情愿地加入了犯贱族，而且贱得不折不扣、贱得体无完肤——几天不去吃，竟然有点魂牵梦萦，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。于是在天府门口的塑料凳子上就又多了一铁粉，那目光坚定的，呱呱叫的经理坐在地上呱呱大哭我都无动于衷。

听完我的叙述，苏弦抱着肩膀哆里哆嗦无限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叹息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心理素质都特强，不食人间烟火呢，想不到也是个俗人呐。”

我向店内张望了一眼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大夫吃了巴豆也得拉肚子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心理元素能解决的事儿。哎呀我的肥牛哇……”

苏弦看见我这副模样，有点哭笑不得，嗔怪地说：“看你那没出息样儿，一会儿给你上三十盘，吃到你这辈子听到牛字就想吐，哼。”

我激动道：“那敢情好！”

我们俩正低头说着话，忽然听见头顶有人说了句：“哟，看把你冻得嘿，跟一缩脖儿鸡似的，至于吗？”

我听声音耳熟，抬头一看，竟是邵远。

没等我应茬儿，邵远又说：“刚才无意间看见门外有人贼眉鼠眼地瞄

座儿，我就瞅着像你，敢情还真是你丫的嘿。别擎着啦，进去一块儿吃吧，我们就仨人儿，定了一包房，特宽绰……哎，这位是？”

我腾地就站了起来，拉住苏弦的胳膊说：“运气不错呀，你省钱啦！”说完也不答理邵远，拽着苏弦径直就往里冲。

邵远在后面边追边喊：“有你这样儿的么？还没介绍呐！哎、哎！嘿！我告诉你啊，苗雨瞳也在里头呐。”

听到这句话我忽然站住了，回头问他：“她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邵远走近了几步说：“好像回来没多久吧，我也是刚见着她。说是去了一家新成立的文化传媒公司做市场部经理，她们老总挺文艺的，想把公司每个房间的墙上都画一幅壁画，这不她就带人家找我来了么。”

苏弦这时候才挣脱我的手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喂，你怎么见了吃的就不要命啦，搞得我好尴尬……”

我赶忙快速调整了一下自己，故作地呵呵笑了两声说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邵远，我的好朋友，从小比尿炕长大的。可能因为他尿得比较艺术，后来就学美术去了，我呢，尿得偏意识流一些，于是就学心理了。这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叫苏弦，我咨客的姐姐，做什么的还没问呢，至于尿的风格属于什么类型，自然也就不知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，左右胳膊就同时挨了一拳，邵远声色凶恶，苏弦羞愧满面，两人同时叫道：“有你这么介绍人的么！”

根据苏弦后来的回忆，她说那是她认识我之后，我唯一失态的一次，而且失得那么不合时宜，根本不像是我会犯的错误。而其实我在说完话的那一瞬间，就反应过来了。那是我和苏弦第二次见面，看似玩世不恭的玩笑，却显得那么慌乱，那么明显地在掩饰某种内心的激变。我很感激苏弦，她也是敏感细微的，洞悉得迅速而宽容，因为当时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的情绪。

在她回忆的目光里，我暗中听见了自己的一声叹息。

08

那是我们的河流和稻田，夕阳和晨霭，纯真和懵懂，就像萤火虫微弱的光一样，柔软地飘荡在记忆的山谷桃源。它们是隐秘的存在。就像内部

脏器的一种，你无法具体地看见任何轮廓，但它们却真实地在运转。只有病了，才知道疼痛。

苗雨瞳就是我的隐秘。

少年时代，邵远和苗雨瞳都住在光机所的家属大院，我家离他们不远，三个孩子自然成了伙伴。我和邵远都是那种沉默寡言的小孩，而苗雨瞳正相反，她永远是充满活力的，像一只唧唧喳喳的麻雀，仿佛不蹦蹦跳跳就不知道怎么走。

我们住的地方属于城市的近郊，城乡接合的地方，还保有较为浓郁的农耕色彩，不远处的树林边，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自然，那里就成了我们游戏的乐园。原始和土地让我们的青春有所安放，只是它承担不了成长和改变。

十七岁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了些许变化。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我和邵远都暗暗地喜欢着苗雨瞳。而漂亮的她早已成为学校里名声在外的花朵人物，追求者无数。许是女孩子成熟较早的缘故，读到高三时她早已换了十几个男朋友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我和邵远，都选择了一种苟且的姿态，以友谊之名潜伏在她的身旁，谁也不敢说穿。

记得那是个满天星光的浅夜，许是童心未泯吧，我们三个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。苗雨瞳找，我和邵远藏。这是我的优势，我好像天生就具有躲藏的本领，我将自己巧妙地和灌木丛融为一体，并且保持绝对的静止，甚至呼吸都微弱下来。那个时候，我几乎认为自己就是一株植物了。

藏了大概有二十多分钟，还没有人找到我。正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脚步和说话的声音，看来邵远这家伙已经失败了。因为我听见苗雨瞳说：“夏微晨不会是回家了吧？该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呀？”邵远哼哼哧哧地说：“不，不会的……”他的声音小得像一只蚊子，这一直是少年版邵远的典型特征——内向、胆怯。

苗雨瞳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算啦，不找了，从小到大捉迷藏，我就从来没找到过他。夏微晨——出来吧，我认输了。”说着，她喊了起来。我窃窃地笑了，却不敢发出半点声响，因为透过树叶的罅隙，我能够看到他们的腿，他们太近了，我必须藏稳。

苗雨瞳又喊了我几声，见还是没什么动静，索性席地坐了下来。邵远也挨着她坐下，说道：“他，他肯定没走……”苗雨瞳说：“死东西，一会